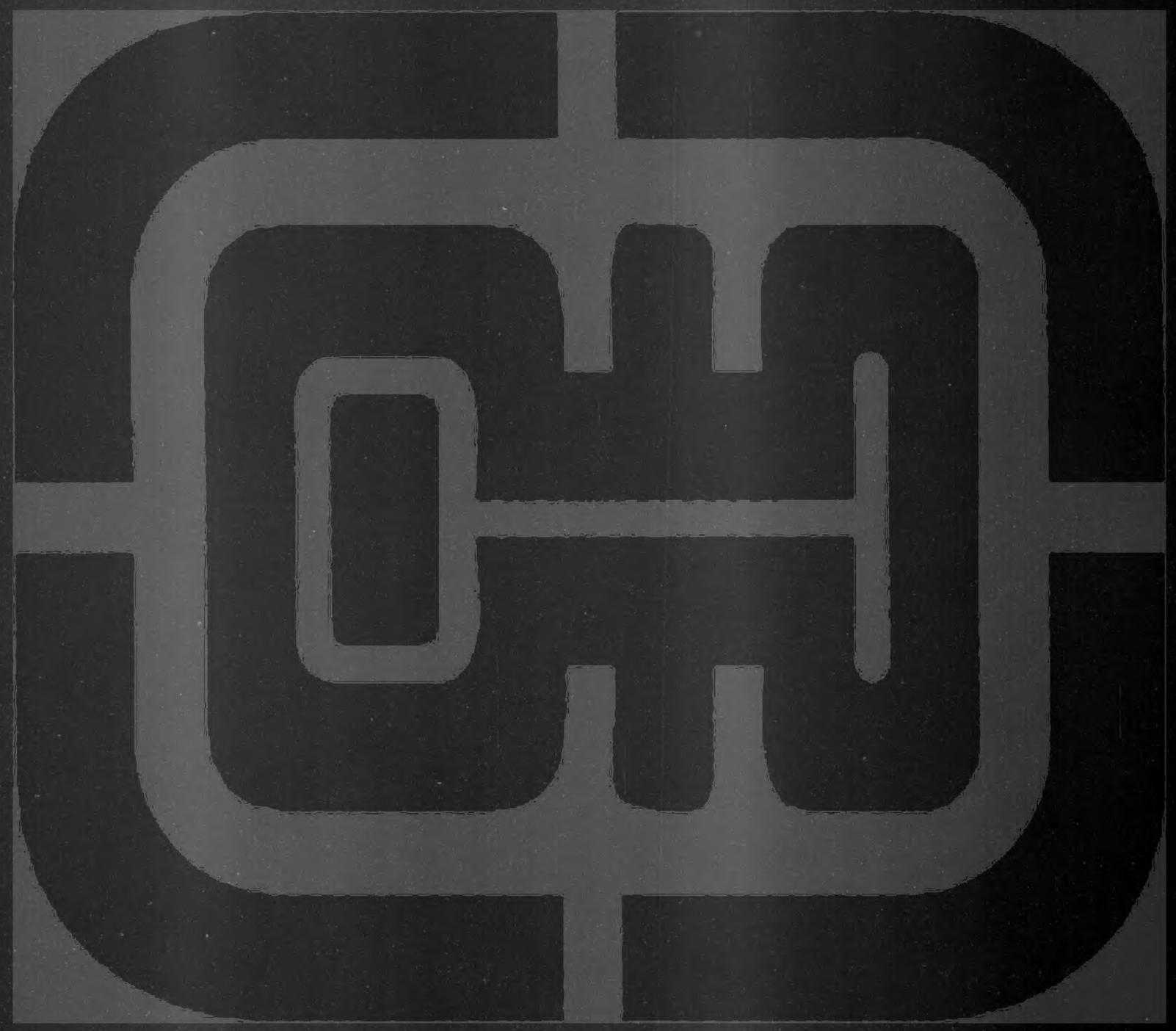


玄武等皆見原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
運爲秘書監顔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
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
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禄大夫范泰謂司徒王
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蒲當澄存降
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
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録以授彭城王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揔内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録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日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内任謂爲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下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與景

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
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值家
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
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
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
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
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
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
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
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
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
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卒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
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
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
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真所世
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
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
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
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
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

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心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揔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恍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亡卹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嘗宋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妾日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以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苦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久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官與語常弱怳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公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抑之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王薄劉敬文祭酒曾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召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王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

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玄保上曰羊
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
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
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理
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
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
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
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
其子曠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
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
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收湛等青州
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
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
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
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
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一日景仁
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山華林園
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舁就坐誅
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演之忠謹
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當詣之
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
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

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忽爾急裝
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
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
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母會稽
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一小必咨
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織布衫襖
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
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
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飯餐遽欲
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屢侵之叔父

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
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令
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
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
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
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
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
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
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
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
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

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其懼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傷[illegible]

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宣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録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

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乂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還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

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王風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空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貧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昌內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謂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

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一日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日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曰丈人弈葉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丈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熙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當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記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

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庶
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四
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
以密計道人灣略足灣暫皆感義康舊恩並幽
先往來灣靜妹夫許曜[illegible]隊在臺許爲內應湛
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說圖讖於是密相要
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一熙先又使弟休先從
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闕禍流儲宰湛之嗤
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
[illegible]藏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
事宜須以義康之言諭衆曄又詐作義康令
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式幄所也
可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
仡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
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
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
絲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
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
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
不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
慷慨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
青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

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宜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或可追録庶九泉之下少塞豐責曄在獄爲詩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大獄即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盻自以爲一世之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

巴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勇於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矣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卑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益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恆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恬志而貪權矜以徇逆累業亂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

上身之真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嶧等所連引上赦不問藏質憲之子也先爲徐羨之刺史與嶧厚善嶧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男女皆爲庶人絶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廬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四年冬十月壬午前藩之子誕世殺豫章隆之據郡反欲奉立則豫城王義康爲主則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言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人生會死五豆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詔慮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恟懼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
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
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
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
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
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往
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
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吾
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苦進軍今當權斂
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吾更取之甲午以益
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
彭城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
郡南邊諸將美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
千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
以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道魏主
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
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
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
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
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然
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
以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

俊美女珍寶牛馬咸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
間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
士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
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
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
守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
仗所畏忌今聞國家惡發幽州以南精兵大
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
琛國震駭懼於滅亡當乘怨發精銳并心竭力
尹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
卹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華聲而召實害此之

以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自也
人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
人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
取荆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
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
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
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
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
日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
大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東
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

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遠衆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突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猶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以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濮王鎮鄴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棄城去

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騏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宁聚若河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

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安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

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巢甲步趨彭城笠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笠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笠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

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亡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令軍士皆被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妄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待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

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鄧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户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荅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荅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顔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追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士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合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兖舊民及冀州新

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畜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弩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送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徙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嘗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

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

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内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誦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亡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益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與食者當割江以北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人居之不然可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楊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

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戰我亦不癡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書則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善呪婆羅門當使兒縛以來耳　六月上

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冠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

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
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
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
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
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
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楊州
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
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
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氊藥等物彼
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
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一
雍華戎表蹄歸訴困棘跂望綏極潛相糾紀以俟
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掎角經略之
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
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
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
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
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
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
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
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

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罕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武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出沔襄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荆州刺史臂奚鎮長社棄城走奚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

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人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慢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利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發軍不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河內使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詬折還報乙丑魏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疾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

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玄謨戍碻磝中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城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眞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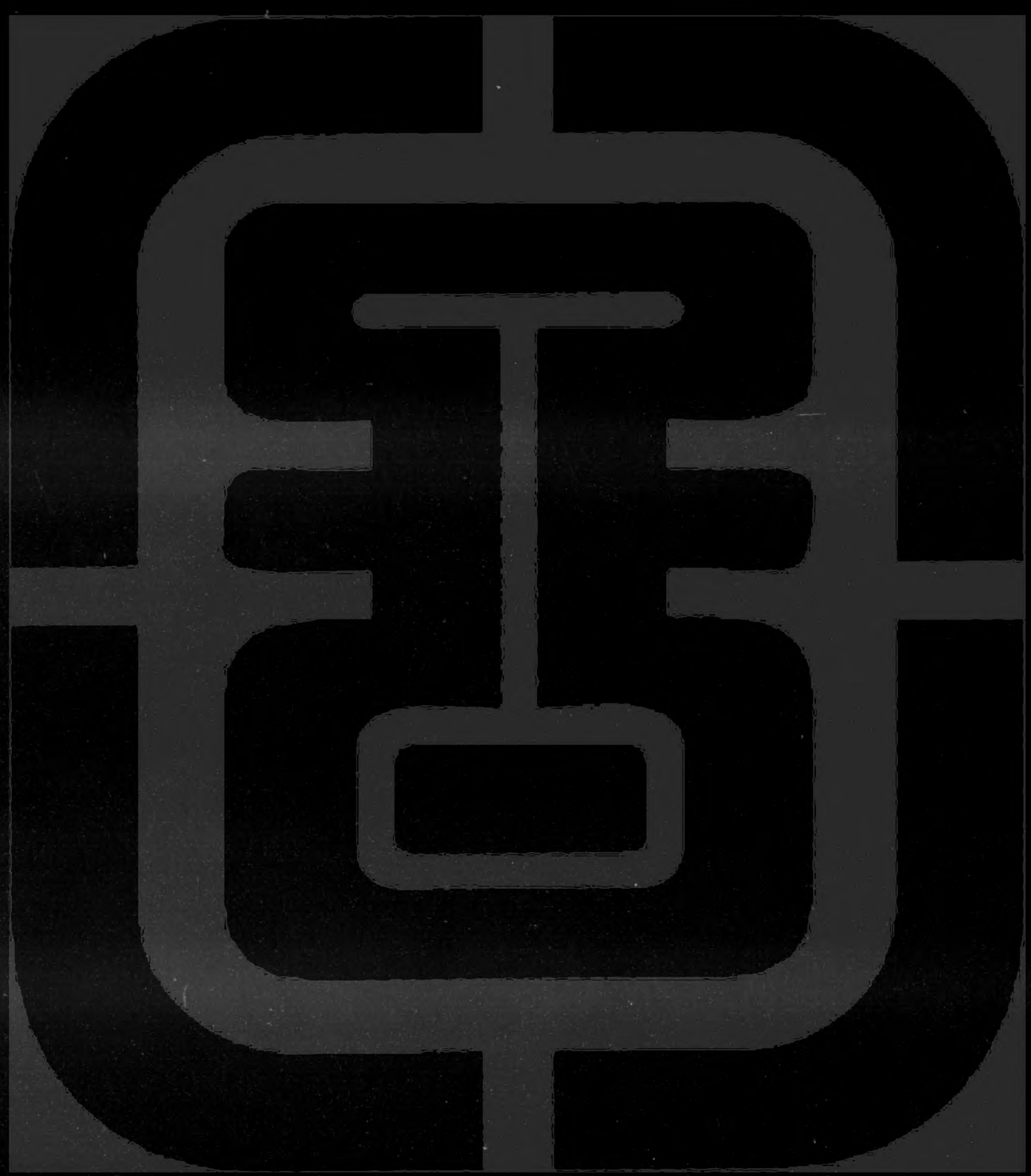
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
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
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
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清縣民燒苞橋夜於
林中擊鼓魏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
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
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
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
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
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至陳所向無前魏人
交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
將曾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
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
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
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
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
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
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
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
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

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
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
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
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
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
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
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
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
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
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
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
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士卒失自
送來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
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
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
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
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
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
武魏兵至衆欲南依畢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
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
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

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尠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

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遵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恭爲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氊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槖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槖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

主常遲回爲但以人目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
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
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氊及九種鹽胡豉又
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
暢何爲忽忽閉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
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
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
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
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大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
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
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一

王命對曰魏主形狀力久爲來往所具孝伯
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
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
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濠藏入宗
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
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
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
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
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大計
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

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
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
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
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
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
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
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
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
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
曾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